

玄奘晚年多病遭弟子质疑，跌倒数天后圆寂， 两字遗言激励后人千年

作为四大名著之一的《西游记》，取材自《大唐西域记》，这本由唐代高僧玄奘口述，从而编撰而来的历史书籍，其中包括了二百多个国家和城邦，以及许许多多的民族，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往返于天竺和大唐的高僧，却在晚年遭受弟子的质疑。

其中究竟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，居然让唐太宗都十分钦佩的高僧沦落于此？

东土大唐高僧玄奘

玄奘姓陈名祜，洛阳缑氏人，这点和《西游记》中描写的大致相同，只不过他没有一个名为陈光蕊的状元父亲，也没有那么离奇、坎坷的身世，他自小父母双亡，只得与兄长相依为命。

苦难之人心中时常需要寄托，可能因为兄长拜佛跪经的关系，年幼的玄奘也对佛学产生了兴趣。

13岁时玄奘义无反顾地出家遁入佛门，从此青灯古佛，一心扑在修行上，到了21岁，玄奘受具足戒，正式取得了僧伽地资格。

由于他自小机敏、聪慧，对佛经典故参悟极快，只是读的越多，就发现迷茫之处便越多，很多经典师徒兄解释不了，翻查典籍也无法佐证，着实让玄奘心中十分焦躁。

经由师父指点，玄奘开始四处巡游拜访名师，希望能够碰到可以点拨自己迷津的高人。

谁知越是拜访，玄奘心中的疑惑便越严重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玄奘主学《涅槃经》、《摄大乘论》、《杂阿毗昙心论》、《俱舍论》等经论，每每遇上僧众都会进行探讨，碰到哪个大师讲经也会用心倾听。

可他慢慢发现，每个人对经典的解读各不相同，各地的典籍也不尽相同，其实这并不是僧人们不用心，也不是刊印出错，只是这天竺传来的经书本就有着语言这一道鸿沟。

再加上经书中又不乏许多咒语、语气词等，自然翻译各不相同。

就拿音译来说，我国自古幅员辽阔，各地方言大相径庭，即便是正儿八经传来的经书，被各省翻译后肯定会存在着不少偏差。

比如“福尔摩斯”其实该翻译为“霍尔摩斯”，就是因为翻译的是个福建人两个发音不分，这才将翻译成了这个样子。

玄奘苦思冥想，实在找不到解决方法，要解决这种棘手的难题，除非把原汁原味的经书从天竺运回来，再统一进行翻译。

可大唐与天竺隔了整个青藏高原以及喜马拉雅山脉，要去就只能绕一大圈，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有谁会愿意做呢？

无奈之下，玄奘只好上书朝廷，希望朝廷能够出面组织一支队伍带上他西行求法。

朝廷也不傻，大唐刚刚建立起来，正是需要喘息的时候，怎么可能出钱出力搞这些？便驳回了玄奘的请求。



玄奘见此路不通，便寻思着自己过去，可路途遥远，关隘重重，再加上西域小国林立，怎么可能放他轻易过去？玄奘需要一个护照，能够免去很多麻烦，可惜上回已经被朝廷驳回了，这次想来也不会拿到，那怎么办呢？

万万没想到，贞观三年闹了场大饥荒，朝廷忙于赈灾，也给了老百姓可以自行求生的机会。

玄奘借着这个机会从长安出发，混在求生的老百姓队伍之中，一路向西而行，这可不是《西游记》描述的那般由李世民送行的波澜壮阔，反而是一种“偷渡”行为。

这次偷渡可谓是困难重重，玄奘压根没有那么些个本领响当当的徒弟，完全靠着自己的身体一步一步走向天竺，当然，这还不是最惨的，最惨的是玄奘没有护照，只要被官兵发现，一定会被关进牢房。

彼时大唐四周仍有强敌，西域各关卡审核极其苛刻，玄奘好不容易走到了玉门关，也只能望关兴叹。

好在他碰到了一个胡人，正巧也是佛家信徒，便将玄奘领到一处河流湍急的地方，这里没什么守卫监察。

胡人感叹玄奘的毅力和心志，找来木材和工具，帮玄奘搭了一座简易的浮桥，下水扛着桥供玄奘过河。

一路上玄奘经历的这种事情数不胜数，好在他意志卓绝，又受上天护佑，总能化险为夷，等他到了天竺，一心扎在佛经之中。

刚开始对于这个外来和尚，本地人嗤之以鼻，时常想难为玄奘，岂知玄奘参悟之快、悟性之深，在短短得时间内实力大增，以一人之力对讲百位高僧而不怯，甚至许多其他地方

得高僧也慕名赶来，就为与玄奘一教高下。

玄奘无一败绩，着实令天竺佛门大惊失色，谁能想到一个远道而来的和尚，居然比他们自己都参悟得更加深刻。

玄奘一下子从一个远道而来的云游僧人，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得道高僧，然而受到热烈欢迎得玄奘并没有忘了此行的初衷，又经过了多年的沉淀之后，玄奘将天竺取来的佛法带回了大唐。

唐太宗李世民早已听过此事，对于玄奘甚是好奇且钦佩，他特意命人召见了玄奘。

玄奘看到高大的宫殿沉吟良久，他自知皇帝的用意，却也不得不将他置于权力的漩涡之中。

毕竟大唐的天下僧众不少，得到皇帝召见，又带来这么多经书，等到消息传出去后，自然会成为焦点。佛门子弟就不说了，万一哪个皇子、嫔妃甚至大臣信仰佛教，很难不保证不会波及到自己。

玄奘始终表现出一副处事不惊、淡泊宁静的样子，唐太宗见此也不好执着于将玄奘留在庙堂之上，便给他下了一个命令，让他把这十七年的经历、见闻编撰成书，以供后人瞻仰。

此时的玄奘早已患了眼疾，只能口述，由辩机代为编撰整理，《大唐西域记》由此而来。作为一个僧人，玄奘能够为了自己的信仰求得真经，他确实是成功的，但很可惜作为一个阶层的代表，他却极为悲惨。

玄奘悲惨的晚年

玄奘不远万里取经，自有他的豪迈壮烈，然而当这种豪迈壮烈成为一种“偶像”现象，就显得非常不合时宜。

佛教作为一种宗教，秉承着的是佛法劝人向善的核心，可

一旦被人利用，就会引起诸多混乱。

而且南朝时期寺庙林立，青壮年没人种田，全都去了寺庙当和尚，导致国家无人可用，陷入一片乱局，更何况还有汉末黄巾的例子，这些都是不可预计的后果。

玄奘自然不会用自己的名望做出对大唐不利的东西，可他的影响力终究摆在那里，这就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因素。

人民夹道欢迎，僧众跪拜顶礼，一个僧人受到的礼遇甚至要比战场拼杀出来的武将还要高，这当然是唐太宗不愿意看到的。

最开始召玄奘入朝便是一次考察，能将其任命，放在眼皮底下是最好的，不过玄奘不愿做官，仍旧想要研究和翻译佛经，唐太宗便退而求其次，要求他著书以实现软禁的目的。

玄奘往来十七年，什么没有见过，他已然知晓皇帝的意思，明白人心的可怕。

对于一个僧人来说，最大的追求莫过于著书立说、广收弟子，让自己对于佛法的领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，然而朝廷的猜忌不得不让他谨小慎微，晚年的大部分时间，他都在应付着朝廷的任务。

在这种幽禁下，玄奘老的很快，而更让他心力交瘁的，就是弟子们的不理解。

对于一个名声在外的高僧，不少僧众希望玄奘能够开坛讲经，为普罗大众指点迷津，可对于玄奘来说，越是低调才能活得越久，他只要抛头露面，那定会引起一阵骚动，这与自杀无异。

时间一久，许多僧人都表现出对玄奘的怀疑和不屑，认为玄奘徒有其表，从天竺取来佛经后就去朝廷上当了官，根本不会将精华分享给僧众，甚至可以说他只是个佛经的搬运

工，说不定他自己根本没有参透什么东西。

一来二去之下，弟子们也对自己的师父产生了怀疑。

等到李世民去世后，玄奘以为自己终于能走出皇家指定的寺院，岂知李治与李世民的看法相同，根本不准玄奘离开。

玄奘身心俱疲，再也无法撑起身子完成手中的编撰工作，也在这个时候，玄奘摔了一跤，他的眼中终于有了一丝光芒。

看到躺在床上枯槁而安静的玄奘，徒弟们心中更是疑虑，都说得到高僧气度非凡，为何师父摔了一跤居然萎缩在床上不言不语？

其实玄奘摔了那一下就突然感觉到一阵轻松，他觉得自己大限将至，自己为佛门已所做然够了，没必要太过执着，不如找一个舒服的姿势，开启下一个轮回。

徒弟们不依不饶，都想趁着最后机会得到师父顿悟的关键，可顿悟哪有关键呢？每一个大师的说法都不相同，最重要的是需要自己去经历、去感悟。

玄奘面容安详，深吸一口气留下两个字：得生。

弟子们没有明白，世人没有明白，即便现在也很少有人能参透其中意味，但如果把人生分成阶段，就容易明白了。

西行取经，是在信仰和追求中得生，就如同年少求学；取经回来翻译，那是于事业中得生，就如同成家立业；于幽禁中传于弟子经书遗言，这是人生得生，如同看着孩子长大，将其养育成人，再看着他结婚生子，这是传承。

人生就是一个轮回，我们所歌颂的，必是我们所向往的；我们所悲痛的，必是我们所经历的；唯一值得庆幸的，便是这种传承无穷无尽，源远流长。